

元結獨孤及

竹居致慶

全唐文
卷三百八十三之三百八十四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三目錄

元結 四

水樂說

辯惑二篇 有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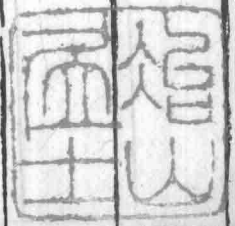
喻友

出規

處規

戲圖

心法



時規

惡圓

惡曲

訂司樂氏

浪翁觀化 并序

時化

世化

元謨

演謨

系謨

七不如七篇 有序

訂古五篇 有序

自述三篇 有序

元魯縣墓表

左黃州表

哀邱表

呂公表

惠公禪居表

夏侯岳州表

舜祠表

崔潭州表

張處士表

天壽閣墓表

白雲三藏

竹園五藏

...

...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三

元結

四

水樂說

元子於山中尤所耽愛者有水樂水樂是南磴之懸水淙

淙然聞之多久於耳尤便不至南磴即懸庭前之水取敬

曲竇缺之石高下承之水聲少似聽之亦便銘曰

烟纜通寒淙淙隔山風老鼓鐘

辯惑二篇 有序

議者多惑朱公叔第五興先所為故引之作辯惑二篇以

喻惑者其意亦欲將辯惑與時人爲勸懼之方

上篇

昔南陽朱公叔爲冀州刺史百城長吏多懼罪自去公叔
不舉法彈理之聽其去官而已惑者曰公叔才達者也苟
能威畏苟能逃罪當下自新之令不問前時之過公叔之
爲也是哉辯者曰嗚呼先王作法令蓋欲禁貪邪絕凶暴
使人不得苟免是以惡蒙異世之誅善及子孫之賞若法
令不行則無以沮勸苟失沮勸則賞罰何爲嗚呼先王懼
人民自相侵害故官人以理之加其爵祿使其富貴蓋爲

其能理養人民者也彼乃絕理養之心以殺奪為務去而
不理而曰是乎豈有冠冕軒車佩符持節取先王典禮以
為盜具將天下法令而為盜資乎致使金寶于囊財貨百
車令彼盜類各為富家公叔不理奈何咨嗟

下篇

昔第五興先為詔使舉奏刺史二千石蒙削免者甚眾興
先以奉使稱職獲遷官焉惑者曰興先能糾劾過惡直哉
使臣遷秩次也宜乎辯者曰夫理人貴久其法明其禁使
人知常且長也漢家法不常耶禁不長耶何得興先暴將

威令急操刑獄使蒙戮辱者如斯多乎若漢家天下法禁皆如冀州四方詔使皆如興先則亂生於令出禍作於遣使誰爲惑者聽我商之嗚呼畏陷人於法故先於禁制有抵犯者理而刑之示其必常也人始知懼先王欲人自新故爲善者賞之俾人勸而無懼然後乃理所以施賞罰於人民令似衣冠不可脫去如此慤懃乃能措刑殺致太平耳故曰賞善而不罰惡則亂罰惡而不賞善亦亂賞罰不行與過差必止若如此漢家之法在乎興先之爲是也乎衆人之惑喻乎

喻友

天寶丁亥中詔徵天下士人有一藝者皆得詣京師就選
相國晉公林甫以草野之士猥多恐洩漏當時之機議於
朝廷曰舉人多卑賤愚曠不識禮度恐有謔言汙濁聖聽

於是奏待制者悉令尚書長官考試御史中丞監之試如

常吏

如吏部試
詩賦論策

已而布衣之士無有第者遂表賀人主以

為野無遺賢元子時在舉中將東歸鄉人有苦貧賤者欲
留長安依託時權徘徊相謀因諭之曰昔世已來共尚邱
園潔白之士蓋為其能外獨自全不和不就饑寒切之不

爲勞苦自守窮賤甘心不辭忽天子有命聘之元纁束帛
以先意薦論擁篲以導道欲有所問如咨師傅聽其言則
可爲規戒考其行則可爲師範用其材則可爲經濟與之
權位乃社稷之臣君能忘此而欲隨逐駑駘入棧樞中食
下廩賢莖爲人後騎負皁隸受鞭策耶人生不方正忠信
以顯榮則介潔靜和以終老鄉人於是與元子偕歸於戲
貴不專權罔惑上下賤能守分不苟求取始爲君子因喻
鄉人得及林甫言意可存編爲喻友

出規

元子門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
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及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
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饑寒愛水木而已不
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無不至者及一年有向
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侯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
未識豈無印綬懷之未暖其容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
皆孛參遊讌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犬逃者五六似鼠
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
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爲乎汝若思爲社稷之臣則非正直

不進非忠讜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
偕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晦顯顯之機
如下廢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身於刑
禍之方得筋骨載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
乎

處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意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
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熙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
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厭世人飾言

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
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滕許大夫友元子則不應舒吾
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邪何不曰使吾知所處但如
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而往也以子爲飾言藏智退身
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蒙汙萬物富貴始
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季川問曰况終不復二
論况有意乎於戲季川吾有言則自心言達則人非吾安
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於雲邱之巔戲牧兒曰爾爲牧歌當不責爾暴
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冤元子啼不止召其
父止之元子友真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以苟
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蒙冤之彼牧兒望次山猶儻隸一
于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讐斯豈慎德也歟吾聞
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蒙過此非
苟戲似非之非者邪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
獨立於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
有愛憎相忌是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蒙戮

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爲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於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里夫公聞之酌元子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何樂亦然我曰我雲我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爾何樂然爾我曰我鼻我目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無此元子引酒當夫公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說子行於世

間目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裹塞不爾有滅身亡家之禍傷汙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叟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醇酎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曰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

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賊虐殘酷者乎
何不曰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將相
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饑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
授於學者用為時規

惡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
之聚孩孺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
之及見之趨焚之責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
方為阜不圓為卿寧方為汙辱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

身不仰視曰吾惡天圓或有喻之以天大無窮人不能極
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爲人稱之
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任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
之長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
嗟次山入門愛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
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
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謂曰吾自嬰兒戲圓公植尚辱我言
絕忽乎吾與汝圓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圓不爲
公植其操矛戟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
叔盈問曰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爲爾乎元子曰叔
盈視吾曲其心以徇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
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邑有全直之士聞元子對
叔盈恐曰吾門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我之小曲真昏
鄙惡辭也吾輩全直三十年未嘗曲氣以轉聲曲辭以達
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
不曲臂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

曲於鬼神者往劫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
以爲不熟其直恩哉若能苟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
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豈不能苟曲於邦
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以揚德
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偕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
乎嗚呼曲爲之小爲大之漸曲爲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
惡其圖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
之惡我如此由有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訂司樂氏

或有將元子水之司樂氏樂官聞之謂元子曰能和
分五音韻諧水聲可之來請觀學元子辭之使門人以
南磬及庭前懸水指之樂氏醜惡慢罵曰韻贖多矣焉有
聽而云樂乎此言聞元子元子謝曰次山病餘昏固自順
於空山窮谷偶有懸水淙石冷然便耳醉甚或與酒徒戲
言呼為水樂不防君子過聞而來實汗辱君子之車僕樂
官去季川問曰向先生謝樂官不亦過甚曰然吾為汝訂
之汝豈不知彼為司樂之官老矣八音教其心五聲傳其
耳不得異聞則以為錯亂紛惑甚不可聽况懸水淙石宮

商不能合律呂不能主變之不可會之無由此全聲也司
 樂氏非全士安得不甚謝之嗟乎司樂氏欲以金石之順
 和絲竹之流妙宮商角羽豐然迭生以化全士之耳猶以
 懸水淙石激淺注深清瀛漚溶不變司樂氏之心嗚呼天
 下誰為令能愛夫全聲也

浪翁觀化

并序

浪翁山野浪老也聞元子亦浪然在山谷病中能記水石
 草木蟲豸之化亦來說常所化凡四說

有無相化

浪翁曰陰陽之氣化為四時四時之行化為萬物萬物形
全是無化有萬物形盡是有化無此有無相化之說

有化無

浪翁曰人或云我立於東西望萬里目極則無人我兩忘
終世相無此有無有無相化之說

無化有

浪翁曰人或云我來於南北行萬里至無不有人我兩求
終世相有此無有無有相化之說

化相化

浪翁曰吾觀化於無也何無不有吾觀化於有也何有不
無有無更化日以相化化言何極化言何窮

時化

元子聞浪翁說化化無窮極因論諭曰翁亦未知時之化
也多於此乎曰時焉何化我未之記元子曰於戲時之化
也道德爲嗜慾化爲險薄仁義爲貪暴化爲凶亂禮樂爲
耽淫化爲侈靡政教爲煩急化爲苛酷翁能記於此乎時
之化也夫婦爲溺惑所化化爲犬豕父子爲昏慾所化化
爲禽獸兄弟爲猜忌所化化爲讐敵宗戚爲財利所化化

爲行路朋友爲世利所化化爲市兒翁能記於此平時之
化也大臣爲威權所恣忠信化爲奸謀庶官爲禁忌所拘
公正化爲邪佞公族爲猜忌所限賢哲化爲庸愚人民爲
征賦所傷州里化爲禍邸姦凶爲恩幸所迫厮阜化爲將
相翁能記於此平時之化也山澤化爲井陌或曰盡於草
木原野化爲狴犴或曰殫於鳥獸江湖化爲鼎鑊或曰暴
於魚鼈祠廟化爲宮寢或曰數於祀禱翁能記於此平時
之化也情性爲風俗所化無不作狙狡詐誑之心聲呼爲
風俗所化無不作諂媚僻淫之辭顏容爲風俗所化無不

作奸邪覺促之色翁能記於此乎

世化

浪翁聞元子說時化歎曰吾昔聞世化可說又異於此昔
 世之化也天地化為斧鑕日月化為豺虎山澤化為州里
 草木化為宗族口雨化為邸舍雪霜化為衣裘呻吟化為
 常聲糞污化為梁肉一息化為千歲烏犬化為君子元子
 惑之浪翁曰子不聞往昔世之化也四海之內巷戰鬥鬪
 斷骨腐肉里相藉天地非斧鑕也邪人民暗夜盜起求
 食晝游則死傷相及日月非豺虎也邪人民相與寄身命

於絕崖深谷之底始能_可呼動息山澤非州_生也邪人民
奔走非深林蒼叢不能藏蔽草木非宗族也邪人民去鄉
國入山海千里一息力盡暫休風雨非邸舍也邪人民相
持於死傷之中裸露而行霜雪非衣裘也邪人民勞苦相
冤蒼瘼相痛老弱孤獨相苦死亡不相救_咄非常聲也
邪人民多饑餓溝瀆痛傷道路糞污非梁肉也邪人民奔
亡潛伏戈矛相拂前傷後死免而存者一息非千歲也邪
僵主腐卿相枕路隅鳥獸讓其骨肉烏犬非君子也邪

元謨

古者純公以僭愚聞或曰公知聖人之道天子聞之咨而問焉公謝曰臣生自山野順時而老心如草木身若鳥獸主君所問臣安能知請說所聞惟主君聽之臣曾記有說風化頹弊或以之興或以之亡者不知何代君臣其臣曰上古之君用真而恥聖故大道清粹滋於至德至德蘊淪而人自純其次用聖而恥明故乘道施教修教設化教化和順而人從信其次用明而恥殺故沿化興法因教置令法令簡要而人順教此頹弊以昌之道也迨乎衰世之君先嚴而後殺乃引法樹刑援令立罰刑罰積重其下畏恐

繼者先殺而後淫乃深刑長暴酷罰恣虐暴虐日肆其下
須臾繼者先淫而後亂乃乘暴至亡因虐及滅亡滅兆鍾
其下憤凶此頹弊以亡之道也其君歎曰嗚呼真聖之風
沒無象耶明順之道誰爲嗣耶嚴正之源開已竭耶殺淫
之流日深大耶吾其頌昌人之道爲戒心之寶

演謨

天子聞之惻然不娛冥然深思乃曰昌人之道豈無故歟
公其演之其故何如公曰嗚呼頹弊以昌之道其由上古
強毀純樸強生道德使興云云使亡昏昏始開禮樂始鼓

仁義乃女喜惡乃生真僞然後勤儉之風發而逾扇嚴急之教起而逾變須智謀以引喻須信讓以敦護是故必垂清淨必保公正所謂聖賢相逢瀛瀛溶溶不封不封乃見禁而無殺順而無訛猗悵優游尚致平和嗚呼頽弊以亡之故其由中古轉生澆眩轉起邪詐變其娒娒驅令嗤嗤則聞溺惑則見凶侈遂長淫靡然後忿爭之源流而日廣慘毒之根植而彌長用苛酷以威服用諂諛以順欲是故皆恣昏虐必生亂惡所謂庸愚相遭誼誼囂囂以悲以號乃見苦而彌怨逆而彌悖揮援拉挺轉扇不歇天子感之

欵然歎曰噫聖賢孤獨生不駢世蒼蒼四海生類誰濟公
曰嗚呼不可遂已聖人須極道於常臣賢人須滋德於庸
君使道德優優不豐不紛乃須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
虐惑制其昏縱

系謨

天子聞之惘然思而歎曰太皇之道於今已亡衰季之德
吾不忍當將學殺而不淫罰而不重戒其虐惑制其昏縱
行之之道惟公教之公曰於明主君斯道未易猗明主君
斯道良難敢為主君商較其端夫王者其道德在清純元

粹惠和溶油不可恩會盪熿衰傷元休其風教在仁慈諭
勸禮信道達不可沿以澆浮溺之淫未其衣服在禦於四
時勿加敗弊不可積以綺繡奢侈過制其飲食在備於五
味示無便耽不可煎熬珍怪尚惑所甘其器用在絕於文
彩敦尚素朴不可駢鈿珠貝肆極侈削其宮室在省費財
力以免隘陋不可殫窮土木叢羅聯構其苑囿在合當制
度使人無厭不可牆塹肥饒極地封占其賦役在簡薄均
當使各勝供不可橫酷繁聚損人傷農其刑法在大小必
當理察平審不可煩苛暴急殺戮過甚其兵甲在防制戎

夷鎮服暴變不可怙恃威武

爭戰其畋獵在順時教

校不追以驅不可騁於殺害肆極荒媼其聲樂在節諧

音聽聆人石不可耽喜靡慢宴也汪溺其嬪嬙在備禮也

侍以正後宮不可以天監昏好無窮其任用在校掄也

能察視邪正不可授付非人甘順姦佞其郊祀在敦本廣

敬展誠重禮不可淫慢禱祈僻有所係其息慮在慎於安

危誠其溢滿不可沈溺近習肆任談誕如此順之爲明聖

逆之爲凶虐可以觀乎興廢可以見乎善惡純公言已天

子謝曰公之所述真王者之謨必當篆刻置之座隅

七不如七篇

有序

元子常自愧不如孩孺不如宵寐又不如病又不如醉有
思慮不如靜而閑有喜愛不如忘其情及其甚也不如草
木此意多顯於元子者或曰訂如是不如則不如也不如
如者止於此乎元子於是系之於人事續之於此喻始爲
七不如不如之義始極也

第一

元子以爲人之毒也毒於鄉毒於國毒於鳥獸毒於草木
不如毒其形毒其命毒其姻戚毒其家族者爾於戲毒可

頌也乎哉毒有甚焉何如

第二

元子以爲人之媚也媚於時媚於君媚於朋友媚於鄉縣
不如媚於廢媚於室媚於市肆媚於道路者爾於戲媚可
頌也乎哉媚有甚焉何如

第三

元子以爲人之詐也詐於忠詐於信詐於仁義詐於正直
不如詐於愚詐於弱詐於貧賤詐於退讓者爾於戲詐可
頌也乎哉詐有甚焉何如

第四

元子以爲人之惑也惑於邪惑於佞惑於姦惡惑於兇暴
不如惑於狂惑於誕惑於翫弄惑於諧戲者爾於戲惑可
頌也乎哉惑有甚焉何如

第五

元子以爲人之貪也貪於權貪於位貪於取求貪於聚積
不如貪於德貪於道貪於閑和貪於靜順者爾於戲貪可
頌也乎哉貪有甚焉何如

第六

元子以爲人之溺也溺於聲溺於色溺於圓曲溺於妖妄
不如溺於仁溺於讓溺於方直溺於忠信者爾於戲溺可
頌也乎哉溺有甚焉何如

第七

元子以爲人之忍也忍於毒忍於媚忍於詐惑忍於貪溺
不如忍於貧忍於苦忍於棄污忍於病廢者爾於戲忍可
頌也乎哉忍有甚焉何如

訂古五篇

有序

天寶癸巳元子作訂古訂古前世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

友之道於戲上古失之中古亂之至於近世有窮極凶惡者矣或曰欲如之何對曰將如之何吾且聞之訂之嗟之傷之泣而恨之而已也

第一

吾觀君臣之間且有猜忌而聞疑懼其由禪讓革代之道誤也故後世有劫篡廢放之惡興焉嗚呼即有孤弱將安託哉即有功業將安保哉

第二

吾觀父子之際且有悲感而聞痛恨其由聽讒受亂之意

惑也故後世有幽毒囚殺之患起焉嗚呼即有深慈將安
與哉即有至孝將安訴哉

第三

吾觀兄弟之中且有鬪爭而間殘忍其由分國異家之教
薄也故後世有陰謀誅戮之害生焉嗚呼即有友悌將安
用哉即有恭順將安全哉

第四

吾觀夫婦之道且有冤怨而間嫌疑其由耽淫惑亂之情
多也故後世有滅身忘家之禍發焉嗚呼即有信義將安

及哉即有柔順將安守哉

第五

吾觀朋友之義且有邪詐而聞忌患其由趨勢近利之心甚也故後世有窮凶極害之刑生焉嗚呼即有節分將安與哉即有方正將安容哉

自述三篇

有序

天寶庚寅元子初習靜於商餘人聞之非非曰此狂者也見則茫然無幾人聞之是是曰此學者也見則猗然及三年人聞之參參曰此隱者也見則崖然有感而問曰子其

隱乎曰吾豈隱者邪愚者也窮而然爾或者不喻遂爲述
時命以辯之先曾爲述居一篇因刊而次之總命曰自述
嘗賦爲日述時

昔隋氏逆天地之道絕生人之命使怨痛之聲滿於四海
四海之內隋人未老隋社未安而隋國已亡何哉奢淫暴
虐昏惑而已烝人苦之上訴皇天皇天有命於我國家六
葉於茲高皇至勤文皇至明身鑒隋室不敢滿溢清儉之
深聽察之至仁惠之極泱泱洋洋爲萬代則聖皇承之不
言而化四十餘年天下太平禮樂化於戎夷慈惠及於草

木雖奴隸齒類亦能誦周公孔父之書說陶唐虞夏之道
至於歌頌謳吟婦人童子皆紆性情美辭韻指詠時物與
絲竹諧會綺羅當稱况世貴之士博學君子其文學聲望
安得不顯聞於當時也哉故冠冕之士傾當時大利軒車
之士富當時大農由此知官不勝人逸於司領使秩次不
能損又休罷以抑之尚駢肩累趾受任不暇予愚愚者亦
嘗預焉日覺抵塞厭於無用乃以因慕古人清和蘊純周
周仲仲憇然全真上全忠孝下盡仁信內順元化外娛太
和足矣如戚促蚩諸封蒙遏滅暮為朝貴心所不喜亦由

金可鎔不可使爲汚腐水可濁不可使爲塵糞然已鄙語
曰愚者似直弱者似仁子殆有之夫復何疑

述命

元子嘗問命於清惠先生先生曰子欲知命不如平心平
心不如忘情喏曰幸先生教之先生曰夫平心能正是非
忘情能滅有無子何先焉曰請先忘情先生曰子見草木
乎子見天地乎草木無心也天地無情也而四時自化雨
露自均根柢自深枝幹自茂如是天地豈醜授而成哉草
木豈憂求而生哉人之命也亦由是矣若夭若壽若貴若

金定全唐文 卷三百八十三
三
賤烏可強哉不可強也不可強也不如忘情忘情當學草
木嗚呼上皇強化天下天下化之養之以道德道德偽薄
天下亦從而偽薄嗚呼後王急濟天下天下從之救之以
權宜權宜侈惡天下亦從而侈惡故赴貪徇紛急之風以
至於今聖賢者兢兢然猶傷命性愚惑者恩恩然遂忘家
國其由不審不通醜授憂求而已子不喻乎

述居

天寶庚寅元子得商餘之山山東有谷曰餘中谷東有山
曰少餘山谷中有田可耕藝者三數夫
一夫百畝有泉停浸可

畦稻者數十畝泉東南合肥溪溪源在少餘山下溪流出
谷與深水合匯於澗將成所居故人李才聞而來會乃歎
曰吾未始知夫子之所至焉今知之矣吾聞在貧思富在
賤思貴人之常情也聖賢所有然而知貧賤不可苟免富
貴不可苟取上順時命乘道御和下守虛澹修己推分稱
君子者始不忝乎乃相與占山泉闢榛莽依山腹近泉源
始爲亭廡始作堂宇因而習靜適自保閑夫人生於世如
行長道所行有極而道無窮奔走不停夫然何適子當乘
時和望年豐耕藝山田兼備藥石與兄弟承歡於膝下與

朋友和樂於琴酒寥然順命不為物累亦自得之分在於此也

元魯縣墓表 因而皆精數自於閑夫人主於世

天寶十三年元子從兄前魯縣大夫德秀卒元子哭之哀

門人叔盈問曰夫子哭從兄 亦不過乎禮歟對曰汝

知禮之過而不知情之至極 此謂其徒曰夫子之哭元

大夫也兼師友之分亦過矣元子聞之召叔盈謂曰吾誠

哀過汝所云也元大夫弱無所固壯無所專老無所存死

所餘此非人情人情所耽溺喜愛似可惡者大夫無之

如戒如懼如憎如惡此其無情此非有心士君子知焉不知也吾今之哀汝知之焉而不知也嗚呼元大夫生六十餘年而卒未嘗識婦人而視錦繡不頌之何以誠荒淫侈靡之徒也哉未嘗求足而言利苟辭而便色不頌之何以誠貪猥佞媚之徒也哉未嘗主十畝之地十尺之舍十歲之田不頌之何以誠占田千夫室宇千柱家童百指之徒也哉未嘗阜布帛而衣具五味而食不頌之何以誠綺紈梁肉之徒也哉於戲吾以元大夫德行遺來世清獨君子方直之士也歟

左黃州表

乾元己亥贊善大夫左振出爲黃州刺史下車黃人歌曰
我欲逃鄉里我欲去墳墓左公今既來誰忍棄之去於戲
天下兵興今七年矣淮河之北千里荒草自關已東海濱
之南屯兵百萬不勝征稅豈獨黃人能使其人忍不去者
誰曰不可頌乎後一歲黃人又歌曰吾鄉有鬼巫惑人人
不知天子正尊信左公能殺之於戲近年以來以陰陽變
怪將鬼神之道罔上惑下得尊重於當時者日見斯人黃
之巫女亦一妖妄得蒙恩澤朝廷不問州縣惟其意公忿

而殺之則彼詠戮豈獨巫女如左公者誰曰不可頌乎
三拜遷侍御史判金州刺史將去黃人多去思故為黃人
作表如左氏世系左公歷官及黃之門生故吏與巫女事
則南陽左公能悉記之

哀邱表

乾元庚子元子理兵於有泌之南泌南至德丁酉為陷邑
乾元己亥為境上殺傷勞苦言可極耶街郭亂骨如古屠
肆於是收而藏之命曰哀邱或曰次山之命哀邱也哀生
人將盡而亂骨不藏者乎哀壯勇已死而名跡不顯者乎

對曰非也吾哀凡人不能絕貪爭毒亂之心守正和仁讓
之分至令吾有哀邱之怨歟

呂公表

上元二年置南都於荊州爲江陵府使舊相東平呂公爲
江陵尹兼御史大夫分峽中湖南及武陵澧陽巴陵凡一
十七州爲荊南節度觀察使公理荊南三年年五十一薨
於官嗚呼使公年壽之不將也天其未厭兵革不愛蒼生
歟公明不盡人之私惠不取人之愛威不致人之懼令不
求人之犯正不形人之僻直不指人之恥故名不異俗跡

不矯時內含端明外與常規其大雅君子全於終以邪
公所以進退其身人不知其道公所以再在台衡人不知
其德頌元化者誰與頌乎於戲公將用於人而不見其用
人將得於公而公忘其所得乎結等跡參名業嘗在幕下
將紀盛德示於來世故刻金石留於此邦

惠公禪居表

沂樊水二百餘里有湧溪入溪八九里有蛇山之陽是惠
公禪居禪師以無情待人之有情以有為全已之無欲各
因其性分莫不與善知人困窮喻使耕織因人災患勸守

仁信故閭里相化恥爲弋釣日勤種植不五六年沮澤有
溝塍荒皋有阡陌桑果竹園如伊洛間所以愛禪師者無
全行無全道豈能及此鄉人欲增修塔廟託禪師以求福
禪師亦隨人之意而制造焉直門臨溪廣堂背山庭列雙
臺修廓夏寒松竹蒼蒼周流清泉岑嶺復抱衆山回旋斯
亦曠絕之殊境矣吾以所疑咨於禪師禪師曰我恐人忘
善以事其及人將善固不以事爲累吾以所惑咨於禪
師禪師曰公以以惑相問我亦惑於問焉公若無惑我亦
何對於戲吾漫浪者也焉能盡禪師之意乎縣大夫孟彥

深王文淵識名顯當世必能盡禪師之意故命之作贊

曰

聖者忘跡達人化心惠公之妙無得而尋如山出雲如水

涵月惠公得之演用不竭無情之化可洽羣黎將引天下

同於湧溪

依里興夏侯岳州表

癸卯歲岳州刺史夏侯公沒於私家門人弟子愛思不忘

願旌遺德將顯來世會予詔許優閑家於樊上故為公作

表庚子中公鎮岳州子時為尚書郎在荆南幕府嘗因廡

問到公之州其時天下兵興已六七年矣人疲州小比太
平時力役百倍公能清正寬恕靜以理之故其人安和而
服悅爲當時法則及公罷歸州里公家與吾相鄰見公在
州里與山野童孺與當道辭色均若語是非得喪語天壽
哀樂戀意澹然吾是以知道勝於內者物莫能撓德充於
外者事不能誘公之所至其獨有乎於戲公既壽而貴保
家全歸於今之世誰不榮羨至於公之世嗣與公官則本
縣大夫李公狀著之矣

舜祠表

有唐乙巳歲使持節道州諸軍事守道州刺史元結以虞
舜葬於蒼梧九疑之山在我封內是故申明前詔立祠於
州西之山南已而刻石爲表於戲孔氏作虞書明大舜德
及生人之至則大舜於生人宜以類乎天地生人奉大舜
宜萬世而不厭考大舜南巡之年時已一百一十二歲矣
自中國至蒼梧亦幾有萬里蒼梧山谷深險可懼帝竟入
而不回至今山下之人不知帝居之宮帝葬之陵嗚呼在
有虞氏之世人民可奪其君耶人民於大舜能忘而不思
耶何爲來而不歸何故死於其山吾實惑而作表來者遊

於此邦登乎九疑誰能不惑也歟

崔潭州表

乙巳歲潭州刺史崔瓘去官州人衡州司功參軍鄭洌爲

鄉人某等請余爲崔公作表公前在澧州謠頌之聲達於

朝廷褒異之詔與人爲程及領此州在今日能使孤寡老

弱無悲憂單貧困窮安其鄉富豪強家無利害賈人就食

之類各得其業職役供給不匱人而當於有司若非清

而信正直而仁則不能至於觀察御史中丞孟公奏課

第一會國家以犬戎爲虞未即徵拜使蒼生

而止

麻廕使蒼生正渴而救其清源時艱道遠州人等不得詣
闕冤訴且欲刻石立表以彰盛德嗚呼刺史有土官也千
里之內品形之屬不亦多乎豈可令凶豎暴類貪夫奸黨
以貨權家而至此官如崔公者豈獨真刺史耶鄭淵之爲
豈苟媚其君而私於州里耶蓋懼清廉正直之道溺於時
俗君子遺愛之心不顯來世故采其意而已矣

張處士表

永泰丙午中處士張秀卒於戲吾嘗驗古人將老死巖谷
遠跡時世者不必其心皆好山林若非介直方正與時世

不合必識高行獨與時世不合不然則剛褊傲逸與時世
不合彼若遭逢不容則身不足以爲禍將家族以隨之至
於傷污毀辱何足說者故使之矯然絕世逃其不容直爲
逸民竟爲退士枕石飲水終身而已當時之君欲以祿位
招之有土之官欲以厚禮處之彼驚懼抗絕而去時之見
能如此所以尤高尚焉嗚呼處士與時不合者耶而未能
矯然絕世遭以禮法相檢不見容悲夫

登暴醜貪夫被賞

關溪補且爲彼五立素以薄勉處即平師更亦土守也于

亦亦身蒼生五匹中地其書然世真豈盡賦入等不辨於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四目錄

獨孤及

夢遠遊賦

并序

漢光武渡滹沱冰合賦

慶鴻名頌

并序

阮公嘯臺頌

并序

勅與吐蕃贊普書

策賢良問

策宰相科問

策秀才問三道

對洞曉元經策

代文武百官賀芝草表

賀擒周智光表

賀袁傜破賊表

請降誕日置天興節表

賀欒陽縣醴泉表

賀太陽當虧不虧表

加潞州芝草嘉禾表

直

為李給事讓起復尚書左丞兼御史大夫第二表

第三表

第四表

第五表

第六表

第七表

為譙郡唐太守賀赦表

爲蕭暉喜太守賈斌表

策大表

策六表

策五表

策四表

策三表

爲李益等請封尚書右丞兼御史大夫張二表

策二表

欽定全唐文卷三百八十四

獨孤及

及字至之河南洛陽人天寶末以道舉高第補華陰尉代宗立以左拾遺召遷禮部員外郎歷濠舒二州刺史加檢校司封郎中徙常山刺史卒年五十三諡曰憲著有毘陵

集

夢遊賦

并序

老氏稱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大哉聖人之知微乎夫生者一氣之暫聚耳有天地之和自然之力以運其行

止節其天壽非智力之所能扶明矣而舉世矻矻莫不保
持形骸謂爲已有特執迷妄往而不返小者攘禮樂竊忠
信以賈譽大者盜天地之權至於忘身道德之衰皆此物
也余生於浮而長於妄汨沒當世與羣動俱智不能逃形
於名聲之韁鎖脫屣於冠冕之籠檻及其世界顛倒萬物
反覆始返照收視以觀身世然後知一生之患何合豈直
芻狗土苴熟燄聚沫而已則我之身也與百憂偕長沉重
險之中乎思欲沖三清出五濁乘凌虛極與造物者爲伍
莫有由矣嘗中夜夢飛昇太空若有以名跡見誚者覺而

自失乃為賦以狀遠遊且旌悟道之晚也其詞曰

仰太素兮觀元精之烟煴孰官司乎物物兮得流形而為

人太皞遺吾八卦藏天地於文字黼而黻之為聖為智衰

衣之徒相與擊建鼓而揭日月兮奔孝慈而走仁義其弊

已古是而今非身賤而名貴驂驛馭還兮道路屯雲而奔

波絢煥轆轤兮玉帛鐘鼓

駢羅霍燿

一作兮心懸天地

而火馳蒼黃兮得未終也而失已繼之一百骸與日月并走

五藏與哀樂交戰義和未及弭轡榮枯紛而萬變何生涯

之侘傺兮蹇吾降此中州憑世道以上下若涉水而迷津

今與吹萬同其波流況世緒坱軋兮如琴絲之相膠見辰
 極之低昂兮知杞人之殷憂顧兔呀以蝕月兮天地閉而
 雲愁鳳凰焚其故巢兮遶舊國以失儔埃壒燿以上薄兮
 虞羅紛其四周吾始未知夫六合湫隘之若此孰與吾兮
 遠遊豈無太清之路兮夫何漫漫而迢遞望帝鄉之低徊
 兮微白雲之與偕逝澄予神於遙夜與顥氣期於無垠真
 境物穆以傍感精誠薰然而來親歛乘夢以奮飛博至靈
 以上賓望見碧落天地如掌洞開八門別有萬象亭亭物
 外乘化直上身世雙遣一作遺獨與道往其往也泛兮若游

魚振鱗而泳清川罔兮若翔雁得順風而緣秋天忽不知

子誰之身夫何為者深

本集作采

入空界七曜在下問予津於

混茫兮蹇徜徉以延佇若有人兮縹緲指人間以唁予曰

鳳兮鳳兮何德之睽天固桎若以禮義梏若以機事盍支

離其德而超乎物累使逸翮可得而籠樊兮孰云夫吾毛

之自異天運地載剛柔生焉千變萬化如環無端彼興廢

與往復同大壑之波瀾將令歸根明徵其源則吾與若皆

幻也又奚睢盱於其間幻未始有封物未始有疆成則虧

進則傷無汨而和無易而方山立其中央善汝行密汝藏

道將自光吾在大羅之上元都之所乾坤為家日月為宇

噓吸元氣大虛之下音尚一乃心勿謂道阻游乎無窮吾

顧見汝奉真告以自省兮五情怒其增熱哀攀龍之無階

兮思過天之曷月未知去下方幾萬億兮退將返遵吾歸

轍修玉虛以下降濟銀漢以中歇憑東井以俯視識故國

之城闕千門萬戶遙如蟻穴百川綺分五嶽羅列覓舊山

與喬木纔依希而明滅見伊川大道鞠為戎狄歷陽故人

半作魚鼈曩之奔命於市朝者如紛紜飛馳囁囁嗤嗤蹶

躡躡躡肖翹陸離若蟻虱之聚壞絮蜘蛛之乘遊絲吾乃

今日識羣動之變態兮莞然倚長空而笑之亦既自得周
覽未畢惕焉形開萬象如失羣有儼以偕作百慮續其來
歸乃夙昔之人寰始故時之喧卑向之俯仰忻戚無非妄
者然後知我之生也與妄皆生邪氣乘之萬緣合并為憂
為患為虧為盈彼君子方碌碌然自以為覺猶飾妄以賈
名安知聖人不以世界為重狴死生為大夢視變化與品
類亦猶神交飛動與遺物以顧身兮悟生浮而質陋以一
氣之倏忽與萬化而紛糅自視俄本集然寄形宇宙尚何
作飛能濡首於榮辱之境甘心於哀樂之圃鷦鷯于飛載翩載

翻君子至止柄息化元獨立道樞怡神胚渾萬物轉薄吾
真長存止水不波浮雲無根與時盈虛委質乾坤倚伏相
軋吉凶同源物各自爾子欲無言優哉游哉聊以窮年

漢光武渡滹沱冰合賦

以上天無親惟德是輔為韻

昔漢光武收河北之年馳馬將進滹沱在前為敵所迫當
冰不堅及軍裝隱鱗以登岸殺氣崢嶸而塞川意者欲定
神器於茲日彰聖人之動天若非使不道者喪有德者王
則水不能以造次而結冰不能以斯須而壯變浩浩之流
為峩峩之狀擁高旌以進雷長轂以上及企路以全軍又

迎風而破浪於時進隔關於長津顧邀遮其後塵患勢莫
之敵沒不可振求一徑而莫遂惟羣臣之不親賴王霸至
誠之力協光武至聖之德人從悅已之詐天贊勤王之直
故得舟楫不設衣裳不濡避地以往乘冰以趨一水之上
兩軍相殊使後人視水則有求冰則無望飛塵而惆悵對
寒流而踟躕由是知天人之合發與神祇而相符不然則
何以延十二之祚總四七之輔滅新室流毒之日作漢氏
中興之主受命之瑞也亦何異元女降於軒轅白魚躍於
周武燕趙之間清流瀾瀾高風以遠遺躅於是

慶鴻名頌 并序

唐興百三十有八載皇帝在宥天下鑄五兵爲農器栖萬
姓於壽域道證德洽神人以和春正月冢臣上將卿士庶
尹洎三老五更公侯伯子男相與揭厲皇猷請增明號上
撫謙而未許也僉曰陛下孝達神明道超先帝以德則符
廣運以時則復大樸以功則保定丕業格於上下而尊稱
猶淺鴻名未光億兆之心何戴神祇之望何塞天子南嚮
而讓者九不得已而俞之乃命有司具昭告之禮二月乙
酉備法駕朝太清宮勅宮神以灑掃詔月將使警蹕雲動

天旋至於靈壇報功乎三清祈禱乎上元景戌享太廟用
明水越席玉豆彫簋之禮炳蕭以合薌灌鬯以報魄神休
擁而萬靈接精意陳而六幽感丁亥朝羣臣於蓬萊前殿
於是四方人大和會命太尉班五瑞合六樂遂展禮奉策
虔受大號曰開元天地大寶聖文神武證道孝德皇帝是
日也解商野之三網受塗山之萬玉大赦天下與人更始
協時月同度量贊俊傑書雲物恤高年禮大祇接天瑞受
地釐撫柔萬邦存省其安危遂迎日推筴布慶行賜扇薰
風調元氣拓千歲之大統操三皇之遺珠垂其衣裳與天

金定全唐文 卷三十八 六
地合符樂遍禮崇乘輿乃入然後屏椒房而徹黃屋徜徉
乎大庭氏之館泊兮凝神恍兮存真想洪崖廣成之倫披
霓裳而下鳳闕踟躕左右上千萬壽凡遭逢昌運沐浴聖
涯而不能頌烝人賦江漢吉甫仍叔之罪也臣敢有二事
乃作頌曰

穆穆闕宮敷時繹思天有成命孝孫受之鋪衍下土報功
神祇我瑞如山我福孔夷聖敬攸感上元豈私誕受鴻名
載揚緝熙風動雲行雨飛露垂昆蟲昭蘇草木阜滋恭已
南面無爲之師柏皇尊盧萬代一時昭假遲遲上帝是祇

永錫多祜萬壽無期

阮公嘯臺頌

并序

按晉陽秋阮公諱籍字嗣宗陳留尉氏人也夫雲蒸於山
不擇時而出故公以全德生於衰世於時中州多故大道
浸闕缺於用者知膏火自鑠逃於累者懼木雁兩傷公由
是內張道機外隲天穀土梗聖智粃糠軒冕遂登廣武以
覽古望梁臺而寓詞埋照於竹林放神於蓬池德充也爾
其興懷昔遊故爲東平相怡情善釀故受步兵校尉弛張
蘧甯之際出處夷惠之表否泰莫得介於靈府名實不足

汨其冲氣螭蟠龍卧與道偕隱所以沈吟志全慷慨神王
獨立長嘯遺榮此臺當其寓興也蓋將豪視泰山囊括浩
氣頽然自得與造化者爲友故卷其用而懷之世莫得而
窺也其外物所感則寄之翰墨焉謂道莫至於專氣抱一
於是著釋老論哀莫大於矯時死名於是有弔比干文情
動於中而形於言賦咏懷詩問道蘇門笑而不答作大人
先生傳歲在元默余登大梁之墟墟中之人方誦公遺塵
歎元風蕪沒議樂石以旌朽壤余採其故事之存於糟粕
者勒而爲嘯臺頌頌曰

天下多故賢人穀恥隱於沈飲以俟傾否越禮逃用晦德
忘已不知我者爲我狂且長嘯懷人詠古著書感時而慟
非必窮途沔彼汴水東流無返跡是人非荒臺可踐升高
延佇想見青眼道烏乎在日逝日遠一本作五運相錯三
徵交戾天地之氣有
時而閉居子迷陽亦既懸解萬象離境一盃韜世大辯不
言至清無徒泠然長嘯味道之樞神和天倪跡寄窮途物
我兩忘獨與化俱湯湯汴河東流不返之子已往德音日
遠荒臺未傾嘉樹勿翦升高延佇思見青眼山有萊隰有
薇逝者不作吾誰與歸
望古刻石永昭清徽

勅與吐蕃贊普書

勅吐蕃贊普外甥朕共贊普代爲與國自我元宗至道大

明孝皇帝與生

甥一作

贊普和親結好將六十年仰思當時

之約豈爲一朝之故實欲相恤災患永同休戚使代代子
孫爲兄弟甥舅如手足之相衛脣齒之相依自爾便息戍
罷兵二境無征戰之苦金玉綺繡問遺往來道路相望歡
好不絕贊普寧忘之乎自我國家有安祿山史思明之難
朕謂言贊普必有恤隣救患之意豈知乘我之豐恣其侵
軼煞畧河湟之人爭奪汧隴之地又與朕叛臣僕固懷恩
共扇誘回紇等諸蕃同惡相濟犯我都邑三年之間三至
城下此實贊普苟窺分寸之利自棄一家之信不念婚姻

之好忍絕甥舅之歡累代親鄰一朝併棄有目有耳者皆
爲贊普羞之夫以小國伐大國且勞師襲遠而助叛臣有
是三者神宜悔怒果然懷恩自斃回紇來降羌渾諸蕃內
難外散天實有眼心可負乎朕頃以背盟不祥絕親不義
寧人負我我不負人所以舍垢數年未忍致討既不得已
方思用師正欲悉天下精兵長驅西向弔人問罪然後凱
旋上以雪宗廟之讎恥下以釋將士之憤怒自料以德征
暴以大攻小以信討詐以義伐不義當如沸湯沃雪猛火
焚枯人神同力何往不濟籌議之次適會彼國使來云願

修前好復如舊日覽書見意良用憮然欲不許則人來歸
我欲許則信不可恃是以遣御史中丞楊濟往諭朕意且
探誠款九月濟與彼國宰相某乙等同到得所寄書然後
知事皆由衷言無虛謬再披來旨朕甚嘉之何者自非聖
哲人誰無過過而能改亦古人之所善追思六十年之舅
甥有先祖先贊普之誓約言在史冊信結天地豈以小不
忍而隳大體使百姓疲於甲兵兩主遂爲仇讎貳過遷怒
朕所不取敬依來請彼此結和而今而後不復念惡已令
內外屯戍罷柝解嚴凡我二國洗瑕遷善經畧封疆素有

分地各守土于爾無有侵永爲親好復如開元中故事吳
一帝山川鬼神安 回朕言無謂不信冬寒贊普外甥比
遣書指不多及

策賢良問

問天六地五經緯斯列內和外順禮樂攸興體也備而後
成履也踐而乃立厥語則興導諷誦厥德則祇庸孝友而
大道之行本無制作忠信之薄翻爲亂首終以六君子繇
此振三代之英四豪士違之嬰五伯之罪焉往可以還厚
反樸何適可以持盈守成郁乎文哉周監二代網羅奔放

沿革多端至若緇布纁裳夏牖冬雉弓矢詢於五物齊啐
正於三命示惠而加折節訓恭而置房烝間問殷聘措三
挾一詩懷祝嘏絲紆尸賓抗木虞筐桑匱菹館然襍鷺總
盞浣瓢齋苟敬之儀甫竈之節此等之物各爲何與用之
安所捨之何從經邦之畧焉假設施別白書之無或曖昧

策宰相科問

問聖人握天下之圖居域中之大莫不仗羣材而康之績
資多士以牧黎元夢想傅巖之野竹思磻溪之上遂得乘
箕入相就三命而作鹽梅投餌昇朝封四履而稱師父故

知英靈間出千載一賢皇化軌躅殊途共貫我大唐道冠
犧軒功高媧燧長楚必割剋木無遺虛席旌賢宵衣納善
降賢良之制下徵辟之書子等并藏器待時懸瓢俟扣深
識宰相之體妙達經邦之術欲使陰陽調六律風雨應四
時一百姓之心平九州之利餘糧棲畝外戶不扃亭障無
虞關河罷戍漁者虛湍瀨田者讓肥腴路不拾遺市無二
價眷言於此何道以臻至如九儀八座之指歸四師六典
之題目并馭人之大體撫俗之良規幸陳名義之端無致
疎遺之對

策 才問三道

問儒有安身以全德有殺身以成仁有徇名以行己有忘
名以救物雖俱出於儒墨而用之不同聖人立言豈其無
操持歟夫魏顆違命申生受賜伍尚赴郢伍胥如吳四者
孰孝比干死之微子去之太公投竿伯夷采薇四者孰義
石戶竄於海上伯陽隱於柱下范蠡汎舟於越三者孰潔
今欲考其本末度長以挈大較其去就合異以爲同渴聞
貫之之道辯之之說

問黃帝氏以無爲爲政垂衣裳而天下順周人三千其儀

亦克用又舜誅四罪天下咸服而成康恭已刑措不用致
化之本豈不同源而文質殊貫損益相反以古範今何去
何就孔子用鉞兩觀而魯至於道而宓子賤鳴琴惜惜單
父亦化寬猛之際大小不侔比權量實其義焉在敷暢厥
旨敬佇嘉言

問傳曰其君齋明精潔則神饗人聽故明神降之夫天地
網緼沖氣爲人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至於晉崇實沈崧生
申甫編傳穀城之老言發魏榆之石擣杙杜伯與商周而
存亡黃熊白毛將晉虢而興敗是何祥也根本焉在二三

子賁然來思宜究乎天人之終始其悉數以對焉本二三

對洞曉元經策

問大象無體元功陰隲雖稟生之類萬殊而含道之原一
致是以至人垂訓將以微言演爲真宗貽厥後學包括六
藝周流八表或因事以立言或寓言以詮意至如交樂於
天交食於地不相與爲事不期與爲謀善無所私惡無所
棄施之於教何以勸勉經曰不爭善勝不言善應正直如
繩平易如水常務斯道何往不臻又曰善建不拔善抱不
脫子孫以祭祀不輟斯言信矣昔放勳欽明光宅天下人

歌擊壤政叶雍熙可謂善乎建抱善乎拔脫宜其帝緒蕃
遠貽厥孫謀綿綿瓜瓞邁德垂裕何丹朱之不嗣而祭祀
輟乎又天無二日民無二主若以天下觀天下豈有二君
乎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君無賢臣誰與共理粵若舜舉
八元致垂拱之化漢用三傑成霸王之業夏殷之末任佞
去賢宗社淪亡爲無匡輔經稱不尚賢者其旨何也聖人
立教專氣致柔故形不欲勞性不欲竭深根固蒂可以常
存則有朝穆肆任勞逸過度促齡損性却以爲然又有惟
靜惟清守貞守樸二經之說何取則焉又聞善攝生者動

與吉會武不措爪兵難容刃單豹崑居水飲身代俱損壽
永色孺不免噬搏何衛生之不異而利害之頓殊子既洞
曉元經探微索隱矛盾若此何以會明側席虚心佇聞啟
沃賢宗採命古無用輔強弱不流變其益在神也聖人
對臣聞道之爲物無名無形蓋聖人酌而用之推而宏之
取其精以修身用其麤以救物從本降跡散樸爲器於是
有可道之道忘言之言其大畧雖以冲寂爲宗虛極爲體
然妙用無朕故不可致詰今陛下詰其體探其宗豈不欲
因言演教於教奚有夫長風吹而衆竅號則大無不動細

無不應況陛下用大道爲風以鼓羣有臣則吹萬之一音也敢不唱於衆竅之末臣謹按天有施地有利用天之施以處其和謂之交樂分地之利以養其正謂之交食夫相與生於有爲有爲生於有事有事則謀名存矣善惡生於公私公私生於用用則棄名立矣然聖人有爲不爲焉有事無事焉有謀不謀焉有善無善焉有惡無惡焉泯善惡於一致合異同於萬殊則妙門可存教父斯在臣又按道德經云天網恢恢疎而不失常有司殺者殺之此不爭善勝之應也文宣王稱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不

言善應之驗也周書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此正直如繩之效也經又云居善地心善泉與善仁言善信此平易如水之證也陛下宏其言挹其道以爲天下式三十有二載矣且復推功外名不有不恃考言詢事若沖若缺詔臣等曰常務斯道曷往不臻臣鰕生也焉知其辨雖然有一於此願陛下守而勿失與神爲一使神不遠於人人不遠於天天人合并如影響交應則甚夷之道焉往而不臻夫有國者必善建皇極善抱至道道之不存傾其宗遷其社之謂拔桀放南巢受死牧野是也極之不建失其器止其國

之謂脫太康去洛汭幽王敗驪山厲王流彘是也至如堯
知天厯在躬故以至公官天下天下戴之而不辭知丹朱
不肖又以至公禪天下天下去之而不怨可謂邁德矣其
後裔更霸迭王重之以御龍唐杜之代祿可謂垂裕矣陛
下興廢繼絕立五帝祠即春秋備其祭典亦可謂祭祀不
輟矣方之拔脫臣謂不同經曰不尚賢使民不爭大哉聖
人之知微知彰乎夫尚賢者國家之所當先然古先聖人
曰雖求賢審官其用未始不無爲也而聖人能無爲於求
賢不能使無爲無迹存則有爲者尚之以爲利於是有飾

金定全月
卷三
八
三

智以驚愚修身以明汙其漸起於一時之名其弊存乎于
載之後不尚賢者非謂廢股肱之任絕匡輔之力也蓋欲
因時致功功成則遣而遣之因義立事事遂則有而無之
無之則跡滅跡滅則爭息爭息則於爲無爲於事無事雖
八元以翼唐弼虞三傑之戡秦滅項其無爲無事一也若
夫齊天地冥萬物莫大於全真專氣致柔全真之本也惟
清惟靜全真之中也各然其所然各可其所可全真之末
也設教者三合其道一以貫之雖逍遙與道養殊途然性
情與力命同轍苟因其合而較其分則子產不得不勞於

刑政朝穆不得不逸於肆任若矯其肆任之性以徇刑政之端是續鳧截鶴虧其全矣故聖人以大猷御六氣之辨以大方合二經之旨明應變無方立言不一學者宜忘言以究其體統不可執言以滯其筌蹄經不云乎反者道之動惟動而常靜靜可以取則權足以合義義無反經凡養生者以本爲精以物爲麤閉其外慎其內迹不踐凶危之境故兵不能容其刃心不居馮暴之地故武安得措其爪苟守其精而遺其麤故得於內而喪其外外內無以持其分則衛生之經悖矣謂之不異臣竊異之至如希微大體

微妙元鍵陛下得黃帝之遺珠久矣雖廣成無所陳其至
精傳說無所用其舟楫啟沃之間豈臣及之有黷睿謀懼
殞越於下謹對其及公不器為暴之賦始為發替其亦

代文武百官賀芝草表

臣某言臣等伏見開府儀同三司魚朝恩奏合暉殿及白
華亭院內并芝草生者臣等謹披圖按牒竊考前志蓋王
者以道莅天下而德及庶物則有神木靈草儲祥效異陛
下賢聖恭儉慈仁愛人開闡學校尊教勸德將以五經根
本庶政風化斯浹神人以和和氣旁感蒸而為瑞不然豈

靈芝菌蠢異處同植不產他宇必於宸居輝輝九葩之蓋
煌煌三秀之質蓋表陛下之欽明光宅以人文成化靈根
碩茂萬葉無疆神應炳然天意如答臣等獲忝朝列幸覩
禎祥臣無任喜慶之至

賀擒周智光表

臣等言臣聞征而無戰王者之師也將而必誅春秋之義
也臣伏見周智光傲很頑虐昏迷猖狂敢專生殺之威以
慢王度崇飾奸慝之志自干天誅陛下謂罪在已躬視人
如子永言式遏之義不得已而用師而將纔受鉞兵未血

刃已梟元惡之首載安舊汚之俗昔漢征黥布望陣而憂
殷伐鬼方積年乃克豈若今日陛下朝命將帥夕殲渠魁
制勝神速從古未有臣無任慶快之至

賀袁傜破賊表

臣某等言臣等伏見河南副元帥行軍司馬太子右庶子
兼御史中丞袁傜露布奏今年五月十七日破石埭城賊
方清并降烏石山賊陳莊等徒黨二萬五千五百人者臣
聞聖人之生不能使大盜不起故唐虞之代時則有三苗
之師奸宄草竊為患舊矣山賊方清等蕞爾狂狡敢干天

誅聚推剽之徒謂險遠可恃作為蛇豕以薦食勾吳乃有
跨據大江吞噬東土之計七州之地人罷耕織百姓業業
全活無所陞下方銳志於偃武不得已而用兵乃命將受
畧使先勝後戰故倭等役不再舉而師有成績巢窟皆傾
俾無遺類註誤之輩得返故業汚俗更始流人汔康此三
代之舉也非陛下齊聖格天文思柔遠豈能底綏盜亂如
此其速臣等幸覩成功不勝大慶臣無任抃躍之至

請降誕日置天興節表

臣某等言臣聞天有春夏秋冬夏之氣時也時有分至啟閉

之候節也至若寒食上巳端午重陽或因人崇尚亦播爲
風俗況歷運光啟聖人降生固宜紀載震之辰與八節同
號故元宗生日命曰天長節肅宗生日命曰天平地成節
并以飲食宴樂布慶萬方使賜及同軌風流異代陛下纂
祖宗純懿與天地同德禮樂克修憲章咸備而聖誕之日
未有嘉名將何以表出震之期慶流虹之瑞率土延企思
扇舊風是以臣等愚戆不勝大願願以十月十三日爲天
興節其王公士庶上壽作樂悉如開元乾元故事上以殷
薦崇先天不違之德下以布澤錫萬代無疆之休使鳳鳴

河清實在茲日臣無任

賀灤陽縣醴泉表

臣等言伏見京兆尹李勉奏灤陽縣有醴泉湧出飲之者
痼疾皆愈臣聞王者澤周庶類則神降百祥天地之心去
人不遠陛下厚德載物與坤同符以善利人如水潤下故
后土獻瑞湧泉療疾靈源酌而不竭沈痼飲而皆痊勿藥
之喜萬人是賴仰窺天意豈不以是彰陛下之德施乎不
然何眾庶禺禺強名聖水彼丹井朱草白麟赤雁徒稱太
平之瑞未聞功施於人方之聖泉豈踰神異臣等無任喜

慶之至

然於衆賀太陽當虧不虧表

臣某等言伏見今月一日雲物陰晦太陽當虧不虧者臣聞殷太戊宋景公皆修德立言而妖變爲福陛下以日月薄蝕勞謙惕厲而災不勝德雲爲垂陰若天降衷使其謫收不見易象曰既憂之咎不長也臣等無任欣戴之至

賀潞州芝草嘉禾表

臣某等言臣伏見陳鄭澤潞隴右節度使奏潞州使院行軍司馬裴政廳事柱上生紫芝草七莖長子縣厚載鄉生

嘉禾兩莖同一穗者臣聞靈芝嘉禾太平之瑞昔在周漢
嘗表休徵當時福應疾如影響今庶政方乂而二瑞薦臻
是天降殊祥用彰有德豈非陛下寶持慈儉輯柔遠邇克
俾天下和平當如周漢之盛乎神祇景貺實甚昭晰彼唐
叔之獻與齋房之歌明德所感古今同契臣無任

直諫表

臣等言伏見陛下屢發德音招延獻納使左右侍臣得直
言極諫忠謇者無不聽狂訐者無不容又辛丑詔書詔裴
冕崔渙等十有三人并集賢殿待制以備詢事考言之問

此五帝之盛德也而臣以目覩生則幸矣然頃者陛下雖容其直而不用其言進匭上封者大抵皆事寢不報書留不下但有容諫之名竟無聽諫之實遂使諫者稍稍自引鉗口就列飽食偷安相招爲祿仕此忠鯁之士所以竊歎而臣亦恥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孔某者況以朝廷之大卿大夫之衆而陛下選受之精與假令不能如文王之多士堯舜之比屋其中豈不有溫故知新可使懋陳政要而億則屢中者乎陛下唯虛存其儀令條奏不曠及議政之際曾不採其一說堯之疇咨禹之昌言豈若是耶昔堯

設謗木於五達之衢孔子亦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又曰某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然則多聞闕疑不恥下問聖人之心也臣不勝大願願陛下試以堯孔之心爲心日降清問啟其宏議不可者罷之可者議之於朝與執事者共之使知之必言言之必行行之必公則君臣無私論朝廷無私政天下無私是陛下以此辨可否於獻替而建太平之階可也況國體乎自師興不息十年矣萬姓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館亘街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城中白晝椎剽京兆尹不敢詰加

以官亂職廢將情卒暴百揆隳刺如紛麻沸粥百姓不敢
訴於有司有司不敢聞於天聽士庶茹毒飲痛窮而無告
今其心禺禺獨特於麥麥不登則易子餓骨可跂而待眠
於焚薪之上豈危於此陛下不以此時軫薄冰朽索之念
勵精更始思所以救之之術忍令宗廟有累卵之危萬姓
悼心而失圖臣實懼焉去歲十二月丁巳夜中星隕如雨
昨者清明降霜三月苦熱寒暑氣候錯繆顛倒沴莫大焉
豈下凌上替怨讟之氣焰以取之耶不然天意之丁寧謹
誠以此儆陛下宜反躬罪己旁求賢良者而師友之黜棄

貪佞不肖而竊位者下哀痛之詔去天下所疾苦廢無用
之官罷不急之費禁止暴兵節用愛人罔使宦官亂國政
佞言敗厥度兢兢乾乾以徼福於上下必能使天誠感而
神心應反妖災以爲和氣彼太戊桑穀宋景熒惑焉足爲
陛下道哉臣一昨陳奏請減江淮山南等諸道兵馬以贍
國用陛下初不以臣言爲愚妄許即施行然及今竟未有
沛然之詔臣竊遲之今天下唯朔方隴西有吐蕃僕固之
虞邠涇鳳翔等兵足當之矣自此而往東洎海南至番禺
西盡巴蜀萬里無鼠竊之盜已積歲矣而兵不爲之解傾

天下之貨竭天下之穀以給不用之軍而為無端之費臣
 不知其故假令居安思危用備不虞自可於阨要之地少
 置屯禦餘悉休之以其糧儲扉屨之資充疲人貢賦歲可
 減國賦之半陛下豈遲疑於改作逡巡於舊貫使大議有
 而率土之患日甚一日是益其弊而厚其疾也臣竊
 惑焉夫療癰者必決之使潰今兵之為患猶癰也不以漸
 戢之其害滋大而圖之必力倍而功寡豈周易不俟終
 日之義與伏惟圖其始而要其終天下幸甚臣無任懇款
 之至

為李給事讓起復尚書左丞兼御史大夫第二表
草土臣某言臣昨以哀瘵愚懇昧死上陳冀回日月之光
曲念螻蟻之志伏奉丁酉詔未蒙矜允捧讀聖旨五情殞
裂臣某中謝伏以適四方宣王命之任必擇職位素貴聞
望炳著學能專對才有餘力者以充其選臣以宗室末屬
妄荷寵命惟才與智俱不如人況今衰羸殘喘加以病苦
支離沈瘵歷夏及秋終日不過一食不杖不能自起自料
若力疾祇命適數千里雖欲自強必中道委頓璽書詔旨
廢失是憂臣伏見廣德二年七月赦書罷天下起復之官

許終喪禮此陛下孝德過於兩漢然渙汗之發率土霑霈
豈獨令臣隔在赦外又尚書右丞會府之樞轄御史大夫
天下之繩墨宣慰巡檢朝廷之大寄今臣受此三職而以
起復爲名因臣過舉破陛下法令使百寮師師何以取則
臣夙遭不造備生人之艱官始一命先臣棄背慈母鞠育
至於成立遭罹二京覆沒弱弟以宗室見害臣惻然茹痛
獨侍板輿備嘗險阻冀及榮養纔擢掖垣慈顏違代罔極
之痛終天莫追今靈筵未塵墳土尚濕遽令臣荷金印之
寵處黃華之榮使總帷廓然奠祭無主此恒情之所不忍

也陛下其忍之乎伏乞以聖慈曲臨皇明下照矜臣疴瘵
察臣不逮更擇時彥授之使職許臣得以羸骸終其喪紀
實天地之施鍾於臣身倘殘魂未滅朽質可委誓當摩頂
至踵以答聖造臣無任哀瘵懇迫之至

第三表

草土臣某言臣再以微誠伏闕請命綸言累降天聽未回
仰戴聖情俯循哀感悲懼交迫悼心失圖臣其中謝臣才
能不及中人且未嘗有毫髮勲效陛下不以臣不肖特降
殊私授以驅馳之任賜以親賢之目臣且匍匐奉詔戮力

將命寧敢矯禮爲名以讓自飾顧臣羸瘵奄奄行步支離
力有所不任用有所不逮風憲重任也宣撫大典也誠恐
以疾墜王命隳使職負陛下所舉以重臣之罪方今濟濟
多士盈於朝列陛下舍而不用而拔臣於苦廬之中必以
臣智識爲小有可採臣之他日猶不如人況今尅繭餘息
方寸紊矣焉能爲陛下振揚休命覽觀風俗竊自惟忖知
不勝任是以拳然寸丹猶冀識察陛下仁聖孝德錫類海
內豈令善貸不霑臣身敢希殊造俯遂微懇則死之日生
之年也臣無任哀懼之至

文獻通考 第四表

臣某言一昨臣以哀瘵叨奉恩私封章三上不蒙矜允猥以羸薶之質謬銜出疆之命賴陛下威靈免貽咎責復得待罪朝闕許守几筵仰荷天慈俯慙靈祐臣其中謝頃陛下不以臣駑蹇特加寵渥者豈非知臣屬辱忝宗盟曾奉使河朔謂能闡揚天旨懷柔遠方而尚書省材賢如林庶政必舉陛下垂拱羣臣守職固不假臣以區區之力重尸省闡明矣今將命既復本職未解敢恃皇眷輒復陳乞臣熒然在疚獨無兄弟荼毒日淺創鉅痛甚且又疹病四體

文離重寄榮遇人之所欲力有不任名敢虛受此臣所由
拳拳不已有望於陛下也臣伏以三年之喪未足申罔極
之恩先王制禮以節人情臣在喪未逾一年奉使已歷三
月若又假國家名器食陛下祿俸是臣亡母於臣有終身
之愛而臣於亡母無數月之報先聖以孝感爲號陛下以
孝德格天錫類之恩宜及海內今寵命一降使臣有不孝
之目子而不孝如臣不忠不孝不忠人所當棄是又豈足
爲陛下操持綱轄彌綸憲章臣之頑固猶知不可况天下
僉論朝廷公議乎伏願許臣免冠遂臣私志倘終喪紀尚

有餘息誓當摩頂粉骨以答殊恩臣無任

第五表

臣某言臣去年十一月某日又詣銀臺門下上表陳情至
今積旬未奉恩旨屏營無地哀惶疚心臣其中謝臣蕞爾
朽質叨奉明恩違天固辭豈不知罪實由恃陛下蒸蒸之
德故敢守臣子區區之意伏以忠孝之道禮生於情資親
事君愛敬同等臣生處聖代齒力未衰致身日長效節途
遠獨慈親違棄永往莫追先王制禮居喪之紀有限昊天
不弔欲報之德罔極而今茹痛緘哀冒寵干責雖欲僂俛

從事使臣何以爲心蓋三年之喪金革無避自魯公伯禽
晉襄公始也實以徐戎秦師之役有爲爲之非是則否故
孔子對子夏問曰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吾不知也今朝無
徐秦之難臣非金革之任竊陛下名器是從利於喪也食
稻衣錦之責捨臣誰歸凡曲全萬物使不失性天地之仁
也鞠育煦嫗知寒熱疾痛父母之慈也兼而有之明君之
惠也臣是以又持悃款昧死上言竊希天父之恩不奪臣
子之志泣血待命惟陛下省察臣無任

第六表

臣頃頓首昧死詣闕累陳情狀肝膽悉以披露懇誠冀蒙
識察於今浹辰德音不下實由臣詞淺意陋無以動天哀
惶失圖跼蹐無地臣某中謝臣雖親忝葭莩才實駑鈍位
忽過望恩亦加等宜竭精力仰酬造化豈敢飾讓自言企
禮顧望嘗聞上有至仁之君下無失性之人陛下以蒸蒸
聖德格於上下故哀哀孝思敢辭榮祿陛下豈忍抑其微
誠假令臣損情變禮陳力就列亦猶雙鳧乘雁何補江海
況敢貪不次之寵遺罔極之報因喪從利以哀爲榮此臣
所以屢瀆天威望回宸聽懇至之願形於累表拳然待命

惟聖慈察之臣無任

第七表

臣某言伏奉某月日批勅矜臣荒謬之情許以殘喘終喪
使奉几筵獲展哀報陛下誕敷五教惇敘九族以臣屬忝
枝葉哀纏蓼莪恤以皇慈使及於禮天地之意曲全人欲
日月迴照下及苦廬伏讀詔書感懼交集仰戴聖造若蚤
負山屏營瞻奉惶懼隕越臣無任哀戴之至
為譙郡唐太守賀赦表

臣某言伏奉二月五日制書大赦天下喜氣動天榮光被

物百神踊躍眾庶悅豫臣某誠歡誠喜頓首頓首臣聞大道所寶莫先於慈聖人之德無以加孝陛下執大象以御物不得已而用兵假一戎之威爲萬物戡難再造區宇以康黎元慈之至也纂服配天不失舊物然後增鴻名以嚴父正榮號以恭己元元本本尊尊親親孝之大也猶慮物有不遂其性政有不阜於俗宏肆眚之恩與天下更始滌瑕蕩穢燭幽及微風行物表鏡照海內雷作而萬戶蟄振網開而三面鳥飛陽春無私品物何幸臣位忝郡守預沐渥恩績考勲微徒沾潤澤臣無任抃躍之至謹奉表陳賀

以聞

醉聞而三四品乘則亦無味品勝何幸且出亦勝於前

深處難測而又始風林林表難測無內雷計而後

百不盡其非知前不事於谷也其貴為息與夫不復計

三五等氣以然已矣云本本真真勝勝勝之大也

氣勝天勝之也也其勝頭天不夫善於勝勝勝勝勝

勝又勝已而勝勝勝一夫之勝為善勝勝勝再勝

善勝勝勝勝勝勝勝人之勝無以勝勝勝可勝大勝

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勝